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九章



在加爾迪恩斯修道院廢墟正西十二英里處，一個孤零零的身影若隱若現。

在清晨最後一抹月光下，修士尼可拉斯邁著穩健的步伐。他佝僂著身子，肩上扛著一件塞得滿滿的僧袍，裡面塞滿了食物，這些東西既有昨晚從修道院廚房裡弄來的，也有上帝賜予的。

尼可拉斯艱難地爬上石脊，單膝跪地，呼吸急促，在寒冷的夜風中凝成白霧。遠處，越過一片古老乾涸的河床，便是他多年前發現的洞穴入口。他稱之為“山口”。他側身跳下山脊，穿過一片巨大的石谷，進入了那巨大的黑洞。

洞穴深處傳來一個迴盪的聲音：「修士？」一個男孩爽朗的笑聲從黑暗中傳來。“我就知道你會來！我就知道！”

尼可拉斯一邊回答，一邊走向黑暗深處：“拉撒路；是我——”

僧侶還來不及自我介紹，拉撒路就疾馳而過一個石角，與他猛地相撞。僧侶和侍從雙雙摔倒在地。補給

一塊起司像車輪一樣搖搖晃晃地散落在洞穴地面上。

「我的天哪！拉撒路，」尼可拉斯喘著氣說，「你嚇到——哦，不！」僧侶手忙腳亂地爬過地板，摸索著在黑暗中翻找著臨時拼湊的麻袋。他在裡面找到了那瓶血，它完好無損，封口完好。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謝主，」他低聲說道，親吻了一下瓶子，然後輕輕地把它放回了其他物品之間。

「尼可拉斯修士？請原諒我，修士。」拉撒路站起身，一邊取來起司輪，一邊問道：“奧迪諾修士在哪裡？”

「馬上就好。幫我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摸索一下就能找到。」

拉撒路小心翼翼地吧起司放進麻袋裡，怕碰到裡面的瓶子，一股誘人的香味從布袋裡飄了出來。「我去把它們收集起來，修士。」拉撒路回答道，語氣變了，聽起來像是洩了氣的球，沉重無力。

尼可拉斯喃喃自語：「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座山的另一邊有一片樹林。」僧侶突然站起身，撫摸著下巴，似乎在沉思。

「首先，我們需要火。」尼古拉斯走向洞口。拉撒路像尊雕像一樣，警戒地盯著那個麻袋，彷彿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

和它一起。

“拉撒路，跟我來。”

「是的，修士。」拉札勒斯移開目光，跟著尼古拉斯走出山口，沿著月光下較為平緩的山坡走去。

「連我的骨頭都凍僵了。我們穿著這麼樸素的衣服，這森林裡的霧氣真是毫不留情。」尼可拉斯搓了搓手，轉過身來，補充道：「我帶了一盞小油燈，裡面裝著油，還有一些繩狀燈芯，以及一個裝有燧石的火絨盒。現在，我們……」

收集枯木，驅散這揮之不去的潮濕寒意？

“是的，修士。”

最終，在洞穴深處，拉札勒斯和尼古拉斯坐在兩塊矮胖的巨石上，兩石之間燃著劈啪作響的篝火。橙色的火光驅散了寒意，同時也展現出洞穴內部極度不規則的深邃輪廓。“終於生火了。”

尼古拉斯崇拜著熊熊燃燒的火焰，火焰溫暖著他的雙手。他瞥了一眼那堆……他把燃料放在旁邊，仔細挑選了幾根木棍添加到火堆中。

拉札勒斯透過火光，仔細端詳尼可拉斯精心製作的及膝長靴。

“修士，你的涼鞋呢？”

尼可拉斯輕笑一聲。「走了。你喜歡我的靴子嗎？」說著，他把靴子對著火光來回晃動。

「我願意，」拉札勒斯回答。
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一定不知道我以前是修鞋匠吧？

“我沒有，修士。”
請叫我尼古拉斯·拉撒路就好。

男孩點點頭。“你會做鞋，尼可拉斯？”
「的確如此，而且是最好的一雙。這是我來修道院之前做的最後一雙鞋。」尼古拉斯低頭看了看他的靴子。“你想聽聽我以前當鞋匠的故事嗎？”

「我會的，」拉札勒斯回答，低頭看了看自己髒兮兮的腳套。

「那我應該告訴你。」尼可拉斯在巨石上挪了挪身子，雙手撐在膝蓋上，身體向火焰傾去。
「我小時候，和父親、哥哥住在埃弗雷姆·勃根地南部邊緣一個古樸的小村莊。我父親

他是村裡的鞋匠，他的手藝是從我祖父那裡學來的。我們都在店裡幫忙，做鞋、修鞋。我父親希望我和哥哥能繼承他的衣鉢。交易。」

「然而，後來我父親身體越來越差，再也無法管理店鋪了。所以，他只能依靠我們來維持店鋪的運營。那段日子真是糟糕透了，幾乎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了我身上。」

拉撒路問：“你哥哥不想做這些嗎？”
尼古拉斯搖了搖頭，“哦，他的確想。他一心想繼承父親的事業。他渴望學習。然而，上帝注定他不會成為一名鞋匠。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卻總是做不好。幾乎每次，我都得跟在他後面，重新修補他修好的鞋子。這種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大多數時候，我都要工作到深夜。”

「你告訴你父親了嗎？」拉撒路問。

「不。」尼古拉斯清了清喉嚨。“父親病危，我和哥哥像餓狼一樣爭鬥不休，店鋪也經營不善。他病情加重，我實在不忍心再給他添麻煩。”

拉札勒斯看到尼可拉斯強顏歡笑下，淚水盈眶。「我常常想，我為什麼會那樣做。你看，像往常一樣，我每天早上都去商店，可是，最後一次，我沒有走進店門，而是徑直走過，繼續往前走，遠離商店，走出村子，最終，離開了勃艮第。」

尼可拉斯低頭說：“我把一切都拋在了身後，只剩下這雙靴子。”

「我四處漂泊了一段時間，在幾家修鞋店打工維持生計。然而不久之後，主在夢中觸動了我的心；祂感動了我的靈魂。祂呼召我。」

祂指引我來到守護者修道院—尋求一種隱居的生活，服事祂。奇怪的是，我感覺在修道院的圍牆之內比在外面更自由。「尼古拉斯搖了搖頭，臉上帶著一絲古樸的微笑。

“奇怪的。”

「可是你的家人呢？」拉撒路問。

「嗯，我到那兒沒多久就給哥哥寫了封信。我沒指望他會回信，但他回信了；信裡告訴我，我離開後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後來，我還得知哥哥為了償還債務把店鋪賣了，而且，他還讓我以後永遠不要再給他寫信了。」

他把父親的死都歸咎於我——把一切都歸咎於我。」

尼可拉斯俯身添了些柴火。「奧迪諾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拉扎勒斯。我知道你為什麼戴著兜帽。」拉扎勒斯的頭猛地向後仰去；透過兜帽上空洞的眼罩，在火光的完美角度下閃閃發光，尼古拉斯看到一雙深邃而充滿探尋的藍眼睛正直視著他。

「別為我擔心，拉撒路。就像對待奧迪諾和你父親一樣，你的秘密我絕對保密。」拉撒路一言不發，轉身面向火焰。

“拉撒路，你可以對我敞開心扉。把我當朋友，而不是修士。”

尼可拉斯把一根木棍插進火裡，然後靠在石頭上。

「你父親和奧迪諾都告訴我，在我到達之前不久，你被遺棄在了加爾迪安修道院門口。他們還說你得了一種空氣病，所以不能離開地下墓穴。這些都不是真的，對嗎？」

最後，拉撒路坦白道：“不。但是父親禁止我說真話。他說……”

如果我把我的真面目告訴其他修士，他們可能會殺了我。

“你的病從來都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是由於戶外環境引起的，而是暗地裡由於陽光引起的。你得了嚴重的日曬病，對嗎？”

“是的。”

“還有伊凡召喚到加爾迪安修道院來記錄你病情的醫生。”

院長？

“我從沒見過醫生。或許父親安排了人來給我看。”

「現在我明白了。拉撒路，你父親說的是實話。他們肯定會殺了你。」

現在回想起來，我看得很清楚了。拉撒路，你的父親非常愛你。

“是的，他做到了；因為我愛他。”

“你父親從你出生起就把你藏在哪裡了？”

“他在大教堂裡找到了我，把我藏在了地下墓穴，巴斯頓地穴裡。”

“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裡？！他是怎麼瞞過所有人的？”

“他堅持讓我保持沉默，並且把墓穴的門鎖好。於是，我就照做了。”

“他說了什麼？！你生來就會說話？”

“不，父親很快就教會我了。”

「或許你很快就學會了。告訴我，你在地窖裡躲了多久？」

「或許一年吧。然後父親給我縫製了面具和長袍，假裝在北修道院大門外發現了被遺棄的我，而我則假裝生病了。」尼古拉斯一邊撥弄著下巴，一邊給火添柴，思索著拉撒路告訴他的一切。

「你看起來和他們不太一樣。嗯，我的意思是，從你整體的外貌來看，你的身材更像個男孩，而不是野獸。請問，拉撒路，你多大了？你真的只有十三歲嗎？」

“我隻老了七歲。”

尼古拉斯搖了搖頭，嘴角勾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真是令人震驚。或許你所說的年齡和實際年齡之間的差距也是為了掩蓋你異於常人的身材。你父親真是聰明。我現在也知道，你的背並非真的駝背，不像修道院裡那些人所說的那樣。”

它們是收起來藏起來的翅膀，對嗎？

拉札勒斯突然站起身來。“我不想再說下去了，尼古拉斯。”

尼可拉斯安撫他說：「請原諒我。不，坐下！我不再提你的病情了。孩子，如果你願意，就坐下吧。」拉撒路坐了下來。

「我必須說，我一直很欣賞你，拉撒路。你從來不像其他侍從男孩那樣，他們常常質疑自己的信仰和職責，也從不為瑣事爭吵。你總是很沉著冷靜，清楚自己的職責，而且說話前總是深思熟慮。」

拉撒路轉頭看向散落在洞穴地板上的那袋食物。「奧迪諾修士說他會來接我，可你卻代替他來了。你為什麼把他的血裝在瓶子裡帶來？」

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聞到他的味道了。真的是奧迪諾。他為何流血？為何你現在擁有他的血？”

尼可拉斯不安地挪動身子，目光在麻袋和拉撒路之間來回游移。他深吸一口氣，在岩石上直起身子。「拉撒路，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

「奧迪諾修士死了嗎？」拉撒路問。

“是的，他是拉撒路。”

拉撒路哽咽了。“可是，怎麼可能呢？”

“那個上尉 就是殺害你父親的那個人。”
他為什麼要殺他們？
“因為伊凡和奧迪諾保護了你。”

洞穴裡一片寂靜，兩人都凝視著火焰。拉撒路開口說：「然後我應該反過來殺了這名船長。」
“不，拉撒路。你不可殺人。”

「以眼還眼！」拉札勒斯啐了一口。
你不是真心這麼想的吧？
拉撒路垂下肩膀。“不，但我感覺到了。”
“我的感受也是一樣。奧迪諾對我來說就像父親一樣。正因如此，我今天才來到這裡。你肩負著一項非常重要的使命。”
“做什麼？”

尼古拉斯站起身，大步走到麻袋旁，翻找起來。“你會看地圖嗎？”

“是的，我父親教我的。”
“地下墓穴的地圖？”
「我見過繕寫室裡的地圖，至今還記得它們。」
尼古拉斯從袋子裡掏出一張折好的羊皮紙。
“你還記得看過哪些具體的地圖？”
“他們全部。”
“不，你父親帶了多少人來給你看？”
「有一次，我向神父要一張新的地圖，他說他已經把繕寫室裡所有的地圖都給我看過了。」

尼古拉斯站起身，搔了搔頭。「全部？繕寫室裡肯定有成百上千張地圖。全部；我的天哪。」尼古拉斯目光掃過洞穴地面，又摸了摸下巴，問道：“拉撒路，告訴我，從修道院的那些地圖中，你還記得哪個國家叫意大利嗎？”

拉札勒斯指向東南方向。「就在那裡 那個方向 越過萊昂灣和第勒尼安海；在撒丁島以東。意大利的形狀就像你的靴子。就是那裡。」
它大部分地區被海洋環繞，山脈從其中心向下延伸。翁布里亞大區也位於其中心。坎切洛修道院就在那裡，在其中心以北。

尼古拉斯揚起眉毛，完全不知所措。然後他進一步試探拉札勒斯。

他展現出的能力，狡猾地試圖讓他迷失方向，或許還會質疑他自己的地理記憶；

“那麼蘇格蘭王國呢？”

拉撒路指向西北方向。“就是那邊 越過一小片水域；在英國的北部。”

“拉撒路，我的家在哪裡？”

「埃弗雷姆村位於勃根地南部，」拉札勒斯指向東方。

“就是這樣。”

“還有穆拉特？”

“那邊走。”

尼古拉斯搖了搖頭。「真是令人驚嘆。」他點了點頭。“上帝賜予了你一份驚人的天賦。”

拉撒路問他：“你為什麼問我這些地方的事？”

尼可拉斯深吸一口氣，回到他的巨石旁，把摺好的羊皮紙遞給拉札勒斯。拉札勒斯打開羊皮紙，仔細端詳起來。紙上畫著法國、義大利及其周邊國家和海域的地圖。“我記得這張地圖。”

“我想你可能會這麼想，因為它出自同一個修道院的繕寫室。聽我說，拉撒路。”

我來此不僅是為了帶給你們補給，也是為了完成奧迪諾修士的遺願。

他希望你去義大利 翁布里亞的坎切洛修道院 而你也已經表明你知道它的位置。在那裡，你要去請薩爾維蒂諾修士，一位對蓋茨內 (Gatesone) 的細節非常了解的年長修士。

拉札勒斯回想起他與伊凡的談話 以及那封信和伊凡欠他的人情。

“你要告訴他 ”

「去義大利？！」拉札勒斯打斷。

「讓我說幾句，拉撒路。你去告訴他，加爾迪恩斯修道院的門石已經打開了。告訴他你是伊萬·戈古修士的兒子 門石上寫著。他會認出你的。還有，我帶來了一瓶血。你把它交給他。」

去告訴薩爾維蒂諾 這是奧迪諾修士的血。這樣他就會知道該怎麼處理了。

「不，不，我不能，」拉札勒斯斷斷續續地說，同時搖了搖頭。

尼可拉斯繼續說：“你去把薩爾維蒂諾修士叫來，告訴他這些事，然後帶他回修道院。奧迪諾修士說他是修道院裡最年長、資歷最深的修士。”

下議院成員，或許是加爾迪恩斯修道院和坎塞洛修道院中唯一一位懂得解讀門石銘文並能將其妥善關閉的在世僧侶。他也可以協助您處理其他私人事務。

關於你已故父親的遺願，一旦你把酒壺交給他，就請你妥善處理。務必小心，不要在途中打碎它。你父親會為此感到驕傲的。

拉撒路突然起身，把地圖扔在洞底，離開火堆，轉身對尼古拉斯說：“太遠了。父親說是太陽。既然你懂這些，為什麼不去把那個修士叫來，把瓶子給他呢？”

“我不能去。有位女士在等我。”

“一位女士？”

「甚至還在等待著。我即將成為我妻子的瑪莎。來吧，拉撒路，請坐。我要告訴你我最親愛的瑪莎的故事。」

「可是你是一——難道你沒有要遵守的獨身和禁慾誓言嗎？」拉撒路回到火堆旁坐下。

尼可拉斯不以為然地回答拉札勒斯的問題。“她住在穆拉特。是村里那位已故鞋匠的遺孀，願他安息。你想聽聽她的消息嗎？”

「我願意。」拉札勒斯嘆了口氣。

「我和瑪莎的相遇純屬偶然。」尼可拉斯試圖輕笑一聲，然後繼續說。

「嗯，也不完全是這樣。每當沃尼格院長派我去新的鄉村教堂時，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去當地的修鞋店逛逛。你看，我骨子裡還是個修鞋匠。」

「大約一年前，院長派我去穆拉特協助監督當地教堂的修繕工作。不出所料，我內心深處的鞋匠好奇心被激發了出來，於是我大步走向當地的鞋匠鋪。唉，我剛一打開門，就被一隻飛來的靴子打中了臉。」

醒來之前，我最後記得的就是那隻鞋的鞋跟。

「當我回過神來時，眼前出現了一幅絕美的景象。」他輕笑一聲，撫摸著下巴。「我當時以為自己已經死了，因為在我上方，一位天使的臉龐若隱若現。原來是我親愛的瑪莎，她正用濕布擦拭我腫脹的鼻子。我們說話的時候，她還一邊照料著我的臉。」

「後來我才知道，她原本打算把靴子扔到門上，結果我的臉擋住了。丈夫去世後，她苦苦支撐著店鋪。她告訴顧客，晚上有另一個男人來修鞋，其實都是她自己做的。然而，謠言在村里的祈禱聚會中傳開，一些婦女偷偷地等著那個男人出現。」

第二天，妻子們請丈夫把需要修理的鞋子拿來。然後她們就嚴密監視她。女人就是這樣——如果固執己見，甚至會心懷怨恨。

總之，我那點兒修鞋匠的本能救了她。我讓她把門大開，趁她出去的時候，我開始工作。我弄出很大動靜——敲打、砸門什麼的。」

尼古拉斯笑了。「你真該看看她們的表情。店裡擠滿了愛管閒事的女人，張著嘴巴。我假裝沒看見她們，繼續修鞋。我估計自己這手藝已經生疏了，但我動作依然嫻熟，每一處修補都完美無瑕。」

“瑪莎問他們是否還有鞋子給她那位‘修鞋匠神父’。哦，看看他們離開商店時的表情。我轉過身去，掩飾自己的笑意。”

「尼可拉斯，你不可作假見證。」拉撒路插話。
尼古拉斯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好吧，我可不能眼睜睜地看著瑪莎倒下。”
交給狼群。有時候，我們必須權衡真相帶來的破壞遠大於謊言所能彌補的。是的，我說謊了，拉撒路。“我必須承認，那是我被迫說的最甜蜜的謊言。”

“為何如此？”

「過去一年，我和瑪莎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我幫她打理店鋪。她已經答應嫁給我。她會賣掉店鋪，並同意和我一起回到我在勃艮第的老家。我終於要回家了。我希望能夠和哥哥和好，並提議我們三人合夥可以的話，也許還能買下我父親以前的一家店。」

“那麼，你就違背了你的神職誓言，對嗎？”

「不，拉撒路。我先成為神父，就能彌補我犯下的錯。主從未想讓我一直做修士。我現在明白了。他告訴我不要再躲藏。離開修道院的圍牆。回家去彌補我過去的錯誤。」

「我不明白，」拉撒路回答。

拉撒路，主常以奇特的方式行事。就連我也不明白祂的呼召。
直到瑪莎用靴子踢了我一腳。從那以後，祂讓我看見了我真正的使命。
尼可拉斯低下了頭，“我只希望我的父親還活著，能夠迎接我的歸來。”
他一定會喜歡瑪莎的。

「或許你現在認為主指引你，只是因為你愛瑪莎。而且你如此強烈地希望如此，以至於你認為上帝的旨意才是指引你的？為什麼主會引領你離開，成為一名修士，最終又把你帶回家呢？」

「或許是為了找到我自己，拉撒路。我也常常有同樣的疑問，但我聽到祂對我說話。我心裡知道祂在指引我。」

「那麼，祂是否也曾指示你對穆拉特的婦女們撒謊，修士？」

尼可拉斯皺起了眉頭。「不。」他越發沮喪地挪動了一下身子。「告訴我，拉撒路。你覺得自己是在努力遵從上帝的旨意嗎？」

“我願意。”

「當你向修道院撒謊，假裝得了空氣病時，你是在遵從他的旨意嗎？」

「我照做了。」拉撒路低下了頭。

「拉撒路，我非常尊敬你的父親。對於你的事情，我並不質疑他的判斷，但我必須問：你為什麼認為他向所有人撒謊，詆毀你呢？」

“為了保護我不受傷害。他是我父親。”

“我撒謊是為了保護瑪莎不受傷害。”

“但是，如果他們知道了瑪莎的真相，他們就不會殺害她了。”

「謊言不是謊言嗎？在那種情況下，我做了我認為正確的事，而這件事，無論看起來多麼錯誤，都是為了更大的利益。你還是個——你還有很多要學的，拉撒路。」

「或許吧，」拉撒路簡短地回答。他凝視著跳躍的火焰，回憶起過去與一位囚犯的對話，那囚犯發誓要信奉真理，只自稱「基督裡的窮人」。他心想，如今那人已經坦白了所有的真理，並因此「被燒成了灰燼」。

“那麼，這塊蓋特斯通究竟是什麼，拉撒路？”

你不知道嗎？

“我從來都不是下議院修士，也沒有機會接觸他們的手稿。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修士，就像修道院裡的大多數修士一樣。”

“這是一扇門，但與一般的門不同。我們不應該談論它。”

“你是說下地獄嗎？”

“是的。”

“我聽說過這樣的傳言，很多人都聽說過。”

拉札勒斯動了一下。尼可拉斯的連番追問讓他感到不安。身為資深的下級修士，伊凡和奧迪諾都會堅決禁止他隨意談論這些只能在修道院內私下低語的話題。在尼可拉斯似乎永無止境的追問下，拉札勒斯對這位修士的懷疑與日俱增。

尼可拉斯繼續說：“還有更多傳聞：據說有個女鬼出沒。”

修道院的庭院——她將自己偷偷帶入夢境。這是否源自於此——蓋特斯通？

“她嘛，嗯，尼古拉斯，你別告訴士兵我藏在山口，好嗎？”
你？」

「拉撒路，你不必擔心。我沒打算回修道院，它已經被大火和坍塌徹底摧毀了。」

拉扎勒斯插話道：“你必須派人去請薩爾維蒂諾修士來，讓他關上大門！修道院裡難道沒有人嗎？”

尼古拉斯搖了搖頭。「我絕不會再踏進那被燒焦的修道院一步。以我現在的了解，我根本不想再跟地獄、地獄之門，或者那群我當初好不容易才逃脫的殘暴士兵有任何瓜葛。不，我要去穆拉特，把瑪莎接回來。我們要遠遠地離開這個邪惡的地方。」

“如果大門敞開，你怎能不感到不安呢？”

「我確實很關心你們。正因為如此，我才答應奧迪諾會來山洞給你們送來補給。而且，我言出必行，說到做到。」

說出了他的願望，並告訴了你他想讓你知道的一切，好吧，幾乎是一切。

還有更多。奧迪諾修士要我發誓，我會請求你做出承諾。

你要去把薩爾維蒂諾修士帶回來，讓他回到敞開的修道院大門前，以便他能再次嘗試把大門封上。」

「我的話？」拉撒路從巨石上下來，站了起來。“我不能向那件事保證！”
我做不到！

「奧迪諾說，他希望你能像你父親那樣回答。拉撒路，那是他最後悄聲對我說的話，你會成為你父親那樣的人，甚至超越他。」

“太過分了。”

「我明白了。」尼古拉斯低下頭，凝視著火焰。拉扎勒斯呆立在那裡。

「明白什麼？」拉扎勒斯終於問道。

“就算奧迪諾讓我做，我也做不到，畢竟還有瑪莎在。”

「就這些？那大門石門還開著嗎？」拉扎勒斯聳了聳肩問。

「我已經完成了奧迪諾希望我做的一切。剩下的，就交給你了。既然你已經做出了選擇，唉，看來蓋特石碑的命運依然如此。」

「可是，你知道我做不到，尼古拉斯。我不能在光明中行走。我不能走到義大利—太遠了。奧迪諾修士問我什麼我做不到。修士，這太過分了！」

尼古拉斯抬起頭，與拉扎勒斯四目相對，「他從未想過你會步行去義大利。」洞穴裡頓時一片寂靜。

拉撒路終於開口說道：“我無法做到你們可能認為的那樣。”

「你試過嗎？」拉札勒斯沒有說話。尼可拉斯從柴堆裡抓起一根新的木棍，插進火堆中心，小心地轉動著，直到火焰熊熊燃燒。「或許我會讓你改變想法。」尼可拉斯舉起燃燒的火把，站起身來。「走吧。」他轉身走向洞穴深處，朝著一個狹窄的岩洞入口走去。拉札勒斯跟在他身後。

“你知道嗎，我到修道院後不久就發現了這個洞穴。”

「山口，」拉札勒斯補充道。

“你也看到了岩石上的那張臉？”

“我的確去了。但是，尼古拉斯，你為什麼要離開威斯敏斯特教堂那麼遠？”

“沉思；思考。我想，大概是在尋找自我吧。我喜歡散步，喜歡思考各種事情。”

「那你找到自己了嗎？」拉撒路問他。尼古拉斯聽出了他話裡的諷刺。

「我找到了山口。」尼古拉斯笑著說。他們穿過洞穴通道。尼可拉斯彎下腰，舉著火把繼續前進；拉札勒斯跟在後面，時刻警戒著他們之間低矮的岩石頂。

“我們要去哪裡？”

“前進。來吧。”

「我猜到了，」拉札勒斯咕噥道。尼古拉斯輕笑了一聲。兩人開始閒聊。

他們穿過通道。通道的牆壁最終坍塌，露出一個巨大的洞穴，潮濕的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氣味。一圈光芒照亮了他們周圍的地面，他們走到洞穴的中心。「這是什麼味道？」拉撒路問。「這裡有什麼東西。」拉撒路在黑暗中搜尋著。

「是的，你的老師們。他們可以教你飛，拉札勒斯。」尼可拉斯停下腳步，轉過身來。

“誰？怎麼做到的？”

「這是最好的方法。」尼可拉斯把火把舉得高高，露出一個高聳的洞穴，裡面擠滿了大蹄蝠。拉札勒斯敬畏地站在那裡，俯瞰上方洞穴的構造，成千上萬隻閃亮的黑色眼睛正俯視著他。

「是老鼠嗎？」拉札勒斯問。幾隻蝙蝠從洞頂落下，在洞穴裡盤旋。

“看！”拉撒路指著他們說，“他們在飛！”

「是的，它們是蝙蝠。蝙蝠會飛。它們日落時分離開洞穴，覓食後在黎明前返回。現在它們正在休息。我一直對蝙蝠很著迷。」

「蝙蝠就像鳥一樣，」拉札勒斯喃喃自語，他彷彿被催眠了一般，盯著天花板。蝙蝠與鳥類不同。蝙蝠在夜間飛行，而鳥類則在夜間休息。白天，蝙蝠……當鳥兒飛翔時，它們便休息。隨著太陽的升起和落下，它們輪流主宰天空。

尼古拉斯笑了。「是我找到的。我記得奧迪諾跟我說過你想看鳥，所以我就把它帶給他了。」尼可拉斯盯著天花板。

“它當時已經死了嗎？”

“是的，它躺在艾比路旁的一些石頭中間。我經常走那條路，找到了很多東西。”

「我可以拿一下火炬嗎？」拉札勒斯問。尼可拉斯低頭一看，只見拉札勒斯伸出了手。

「我可以把它舉得更高一些，拉撒路。」尼可拉斯盡可能地把它舉高，以便更好地照亮天花板。

「我可以拿著火炬嗎？」拉札勒斯再次問道。尼古拉斯低下了頭。

「如果你願意的話。」尼可拉斯把燃燒的木棍遞給他。拉札勒斯高舉著木棍，在洞穴裡走來走去，仔細查看天花板，而尼可拉斯則留在原地。

「它們只在夜間飛行嗎？」拉撒路回頭問道，他的聲音在空中迴盪。

洞穴。

「只有那樣才行，」尼可拉斯回答。

過了一會兒，拉撒路和尼古拉斯回到外面的洞穴，生起了火。

「我再問你一遍，拉撒路，為了奧迪諾，好嗎？」

「我不是蝙蝠，」拉札勒斯回答。

「奧迪諾絕對不會向蝙蝠提出這樣的要求，」尼可拉斯回答。

“如果我說我會做到，但卻無法做到呢？”

「當我把瑪莎的事以及我離開修道院的計劃告訴奧迪諾時，他這樣告訴我：『與其因為缺乏承諾而失敗，不如曾經承諾過但最終失敗。』你看，拉撒路，榮譽建立在行動之上，而非空談。他最多只要求你承諾會盡力而為。你再回答我一次，我就不再用奧迪諾修士的最後請求來煩你了。」

「義大利那麼遠，而且太陽呢？」拉札勒斯瞥了一眼洞穴的入口。

「你的回答，拉撒路？」一片沉默。

拉撒路回答說：“我，是的。”他從洞穴地面上，在腳套旁邊，撿起地圖仔細查看了一遍，“我保證，我只會盡力去把修士找來，僅此而已。”

尼古拉斯微笑著拍了拍男孩的肩膀。“我對你的要求僅此而已。”

「你這次嘗試很光榮。伊凡會為你感到驕傲的。」拉札勒斯抽了抽鼻子。這時尼可拉斯才意識到，拉札勒斯面具下的眼淚奪眶而出。

「出什麼事了？」尼古拉斯問。

「沒什麼，修士，我會做的。」拉撒路定了定神。「我去叫薩爾維蒂諾修士來。」
這樣他或許就能幫助我們解決蓋茲恩的問題了。」

「說得好。你比你父親更偉大。」男孩用面具內側擦了擦眼淚。「餓了嗎？這裡有很多吃的。」

「是的，」拉札勒斯承認。尼古拉斯大步走到臨時搭建的麻布袋旁，拿出用布捲的肉和麵包。他又拿了個水袋，把晚餐盛在拉札勒斯的腿上，然後才回到座位上。

「你不吃東西嗎？」拉撒路盯著修士空空的雙手和膝蓋問。

「這些食物是你的。我估計夠一個男孩一個月的伙食費，如果你能省著吃的話。」拉撒路盯著他。「好吧，那就吃吧！」男孩狼吞虎嚥地吃著。

拉札勒斯一邊吃晚飯，尼可拉斯一邊和他聊天——時間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最後，拉札勒斯吞下飯菜，把水袋的塞子重新塞好。尼古拉斯把水袋放回了麻袋裡。

「少吃多餐，吃飯時多喝水，這樣才能填飽肚子。」尼古拉斯
他一邊說著，一邊回頭喊道。
拉撒路接著說：“我會的。”

「好了，拉撒路，我該啟程前往穆拉特了。你暫時可以安全地待在山口。這地方偏僻，無人涉足。你有一個月的時間準備你的旅程。好好練習使用主賜予你的翅膀，向上面的蝙蝠學習它們的用法。」

「你不想留下來過夜嗎？」拉撒路問他。“你可以睡一覺，精神煥發”
“不，拉撒路。我必須走了。我的瑪莎還在等我。你一定沒事的，我確信。”
拉撒路垂下了頭和肩膀。

他們最後擁抱了一下，拉札勒斯望著山洞外，看著尼可拉斯消失在山脊後方。他回到火堆旁，又添了幾根枯木。他坐下來取暖，一邊想著蝙蝠，一邊想著自己許下的承諾——去接修士的莊嚴承諾。他的目光始終停留在火焰上。最後，拉札勒斯找到了伊凡的木製祈禱十字架，它現在掛在他的脖子上。他把它取下來，像他父親以前那樣，在指間捻動著。

火焰中，他看到一隻黑色甲蟲從冒著煙的枯枝縫隙裡爬了出來；這隻蟲子小心翼翼地
地在跳動的火焰中穿梭，沿著燃燒的樹枝快速下滑。拉撒路的目光追隨這隻蟲子，直到它躍
落到冰冷的地面上。

它爬出洞穴，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它停了下來，展開翅膀，飛向洞口。他裹著暖和的長袍，疲憊的四肢，飽餐一頓後，便開始在原地打盹。他的頭忽上忽下，反覆地睡著又猛然驚醒。最後，他離開了溫暖的火光，在牆上找到一個狹窄的角落，在那裡，他沉入了僅存的可靠而熟悉的空間。

那個永不停歇的夢境世界。

~*~

在接下來的大部分時間裡，拉撒路都在探索他的新家。一個由曲折走廊、崎嶇不平的地面和相互連通的洞穴組成的黑色地下墓穴。滴水的氣味和聲音吸引著他，他沿著一條蜿蜒曲折、深入山腰的狹窄通道向上攀爬。通道最終通往一個小洞穴，洞穴底部大部分是一個淺水池，池水從滴水的洞頂滲入。

一天之中，拉撒路多次眯著眼睛從洞口向外窺視。

他環顧四周，只見陽光炙烤著大地，即使隔著長袍，也能感受到乾涸的石谷散發出的灼熱。拉撒路將補給品搬運到山中更深處，穿過狹窄的通道，進入蝙蝠洞。

暮色降臨。拉撒路在洞穴裡生起一堆新火；火光照亮了洞頂和成千上萬隻蝙蝠。隨著洞穴逐漸升溫，營火的煙霧裊裊升起，洞穴的頂部彷彿活了過來。成百上千隻蝙蝠從棲息處飛落，盤旋在洞穴上空。蝙蝠的數量越來越多，最後整個洞穴都被它們淹沒。

拉撒路輕笑一聲。他站起身，張開雙臂，任由旋風般的翅膀將他吞噬。翅膀落在他的長袍上，爬過他的身體，然後再次飛起。拉撒路扯下兜帽，露出燦爛的笑容。他把麵具塞進繩腰帶裡，蝙蝠爬過他的頭髮。拉撒路舉起佈滿蝙蝠的雙臂，原地轉圈。他的輕笑聲漸漸變成響徹洞穴的狂笑。在一陣陣撲扇的翅膀中，拉撒路在洞穴裡翩翩起舞，歇斯底里地大笑著，像個喝醉的奧迪諾一樣跌跌撞撞。

洞穴之外，在奧弗涅省東部金箔覆蓋的山丘之上，上演著一齣奇妙、不為人知卻又短暫的戲劇。在法國所有的山脈中，初升的月亮似乎只對一個人投下了微笑：一個外表怪異的人。

山峰張著大嘴，歇斯底里地大笑著，噴湧出滾滾蝙蝠雲，蝙蝠們蜂擁而至，盤旋在岩壁上。然而，蝙蝠很快就飛離樹梢，消失不見；山峰曾經迴盪的笑聲漸漸變成悲傷的哀嚎，變成痛苦和孤獨的淒厲哭喊，變成令人窒息的折磨和喘息。

哀嚎聲不絕於耳，變成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噪音，如此令人不安，甚至讓月亮都俯視著哭泣，為嚎叫的山口而哭泣。

【第九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 (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